

百

年

经

典

中

国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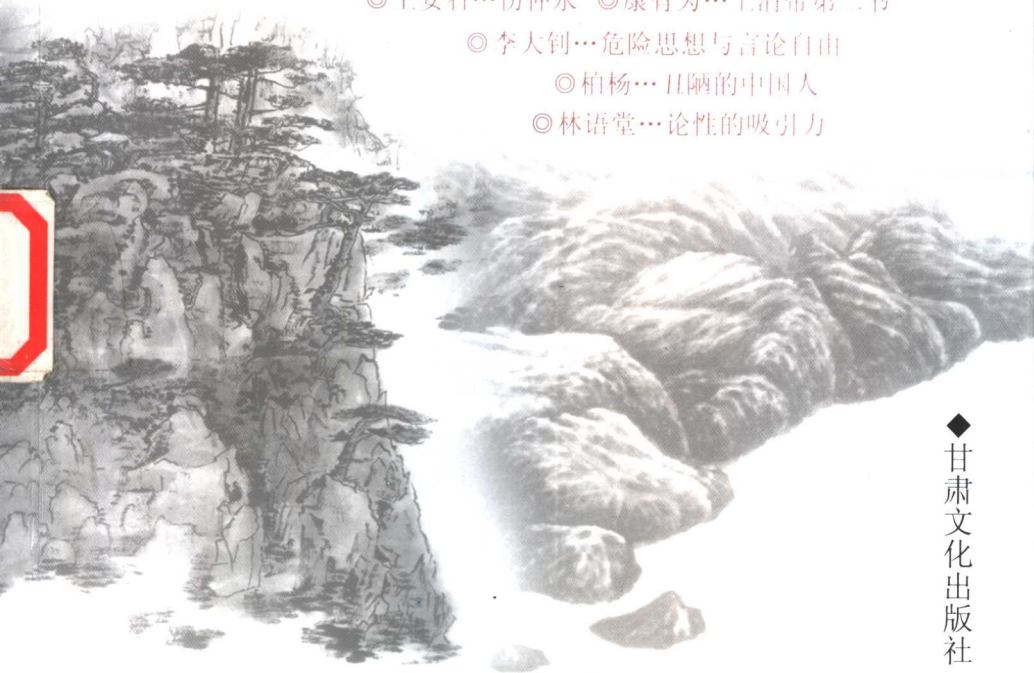
哲理名篇

DIANSIXIANGWENKU

ZHE LING PI YAN

唐
颂
编

- ◎孔子…论语 ◎曹操…短歌行 ◎诸葛亮…前出师表
◎文天祥…正气歌 ◎刘邦…手敕太子
◎李密…陈情表 ◎李贽…高洁说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石评梅…红粉骷髅 ◎曾国藩…养晦堂
◎王安石…伤仲永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林语堂…论性的吸引力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经典哲理名篇/唐 頌 主编.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2.9

ISBN 7-80608-703-6

I. 百... II. 唐... III. 哲学-著作-世界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521 号

百年经典哲理名篇

唐 頌 编著

责任编辑:温雅莉

装帧设计:名道工作室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刷: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
公司

社 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 址:长沙市河西望城坡航天局

邮政编码:730030

邮政编码:410001

电 话:(0931)8454246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700 千字

印 次:2002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28

印 数:1—5000 套

书 号:ISBN 7-80608-703-6/121·1

总定价:48.00 元(上、下册)

目 录

[英国]休谟	·注重行为和德行的人…………… (1)
	·人性的高贵与卑劣…………… (9)
[德国]康德	·欲求、情欲和激情…………… (15)
	·论情欲…………… (18)
[德国]叔本华	·论名誉…………… (28)
	·道德观…………… (34)
	·论禁欲…………… (36)
	·情爱与性爱…………… (42)
[奥地利]弗洛伊德	·论幽默…………… (49)
[德国]弗里德里希·尼采	·自由精神…………… (55)
[英国]罗素	·高尚的生活…………… (78)
[法国]史怀哲	·我的呼吁…………… (84)
[美国]弗洛姆	·幻想的破灭…………… (87)
	·爱是一门艺术吗…………… (89)
[瑞士]荣格	·现代人的精神问题(1928/1931) …… (93)
[法国]狄德罗	·哲学思想录…………… (117)
	·哲学思想录增补…………… (151)
	·天才论…………… (169)

[俄罗斯]普列汉诺夫

[法国]萨特

[法国]波伏瓦

[印度]奥修

[英国]培根

[美国]托马斯·杰非逊

[奥地利]卡夫卡

[美国]里尔克

[英国]塞缪尔·斯迈尔斯

[法国]安·阿尔托

[英国]克·斯·刘易斯

[德国]库·图霍尔斯基

[西班牙]皮奥·巴罗哈

[保加利亚]阿·达尔切夫

[罗马尼亚]埃·米·齐奥朗

[罗马尼亚]尼·斯特内斯库

·享受和享乐主义 (178)

·政治权威 (186)

·托尔斯泰和自然 (190)

·读书 (195)

·我与萨特 (203)

·笑佛 (210)

·你不享受生活就是罪孽 (219)

·谈厄运 (230)

·谈结婚与独身 (232)

·谈贵族 (234)

·独立宣言 (236)

·修建中国长城的时候 (244)

·罗丹(一个报告) (255)

·民族的品格 (278)

·地狱日记片断 (280)

·活体解剖 (287)

·女人爱虚荣。男人呢? 从来不! ... (294)

·谎话卡片 (297)

·论洞的社会心理学 (299)

·路边的客栈 (301)

·札·记·摘·抄 (305)

·缩短的自白 (316)

·梦似生活 (318)

·时间恰如距离 (322)

[俄罗斯]瓦·瓦·洛扎诺夫	·隐居	(326)
[美国]埃德温·霍尼格	·散文诗五篇	(343)
[加拿大]玛·阿特伍德	·女性身体	(348)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母亲颂	(353)
[墨西哥]奥·帕斯	·对现时的追寻	(360)
[黎巴嫩]艾敏·雷哈尼	·在门口	(375)
[英国]伊利亚斯·卡内蒂	·钟的秘密心脏	(376)
[奥]胡·封·霍夫曼斯塔尔	·美好时日的回忆	(388)
[法国]安·阿尔托	·梦	(396)
[法国]达·莎勒纳弗	·罗马断想	(399)
[德国]君特·格拉斯	·在隧道里	(411)
	·我喜欢站在自动扶梯上	(414)
[意大利]昂·埃柯	·怎样安排时间	(416)
[西班牙]加夫列尔·米罗	·钟和钟声	(419)
[卢森堡]萝丝玛丽·基弗	·城堡的壁垒	(422)
[美国]埃·布·怀特	·随笔一组	(428)
[日本]长谷川四郎	·天鹅湖	(437)

[英国]休谟

注重行为和德行的人

大自然在对待人类和对待其他动物方面有多么明显而重大的不同啊。它赋予前者一种崇高神圣的精神,让他具有和最高存在者一样的特性,大自然不允许这些高贵的品质白白浪费,而是根据必然法则驱策人们处处最大限度发挥他的技艺与勤劳。兽类有很多必需品是靠大自然提供的,它们的衣着武装都来自这位万物的慈父:凡是需要它们自己努力的地方,大自然靠注入本能而给予了它们这种技巧,根据大自然正确无误的命令指导它们谋生。可是人,却是赤身露体、两手空空地来到这无情的世界,依靠父母的关切操劳才逐步摆脱无助状态,凭借自己的奋斗与警惕,得以生长成熟,这才仅仅获得了生存的能力。一切都是用技艺和劳动换来的;大自然只供给了粗糙原始的材料,人们通过顽强进取和富于智慧的工作才使得它们从毛胚变成了对人类有用和便利的东西。

啊,人啊!知识,这是大自然的礼物;因为它给予了你获得一切必需的智慧。但是决不能在所谓“感激”的名义下,满足于大自然的馈赠而沉溺于怠惰无为之中。难道你愿意返回到那样的生活:以草为食、以天为屋、用石头棍棒为武器抵御贪婪的野兽?那就是返回野蛮状态,返回可悲的迷信,返回野蛮的无知,使自己堕落到比你所赞叹和愚蠢地模仿的那些动物的状况更低下的地步。

慈父般的大自然给了你技艺和智慧,它让这个世界充满了能够发挥这些才能的原料。听一听她的声音,它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你自己也应当是你努力的对象,只有凭借技艺与专心致志,你才能

获得必要的能力,把自己提高到宇宙中适当的位置上来。看看这位工匠吧,他把一块粗糙的不成样子的矿石变成贵重的金属,然后用他那灵巧的双手把金属铸成模子,奇迹般地制造出各种防卫的武器和便利的用具。他这种技艺并非天生:是实践教会了他;假如你也想要得到这样的成功,你就必须追随他那辛劳的足迹。

然而,当你一心想望着施展你身体的力量和机能时,你岂不是可耻地荒废了你的心灵?出于愚不可及的懒惰而让心灵仍像当初来自大自然之手时一样的蒙昧粗鄙、毫无教养?每一个理性的存在者都不应如此蠢笨和疏忽。假如大自然在才能和天赋方面并不丰富,那么这就更需要人工以弥补其不足。假如她始终慷慨大方,晓得她还是要指望我们的努力勤勉,那么她就会按照我们轻率负恩的程度而施加报复。最肥沃的土壤,当其未经耕耘之时,不能为它懒惰的主人长出葡萄和橄榄以提供愉悦和受用,只能充斥着最可厌的杂草。最富有的天才也是如此,当它未经教化时只能产生最恶劣的毒害。

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为此目的,爱国者和立法者们发明了技艺,培育了科学,制定了法律,建造了社会。即使是那些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孤寂的野蛮人,也须臾不曾忘记这个伟大的目标。虽然他对人生的技艺一无所知,但是他也能把这些技艺的目的记在心上,在笼罩他的黑暗之中渴求着幸运。最粗鄙的野人,比起那些在法律保护下享受着人类劳动所发明的种种便利的优雅的公民,相差是那么悬殊;但是,这些公民自己比起那些有德之士、比起那真正的哲学家,相差也是同样巨大。有德之士、真正的哲人,能够支配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激情,根据理性而学会对各种职业和享受确立正确的评价。是不是因为有一种为了获得任何其他成就所必需的艺术和训练呢?难道不存在指导我们从事这一基本任务的生活艺术、规则和方案吗?离开了技艺我们就不能达到任何满足吗?没有反思和理智,依靠欲望和本能的

盲目指引，一切就无法调整吗？的确，在这桩事上是不能犯错误的；然而每个人，不管他多么堕落和疏忽，都是用一种正确无误的动机追求幸福，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天体，由全能之神的指引而在苍茫的太空运行。不过，假如错误常常是在所难免，那就让我们记住它们，探究它们的原因，权衡它们的分量，寻求对它们的补救。当我们根据这一点确立我们的行为准则时，我们就成为哲人。当我们将这些准则付诸实践时，我们就成为贤者。

正如许多雇来组装机器的轮子和弹簧的下级工匠，他们擅长于各种生活的专门技艺，而他则是工长，他把各个部分装合在一起，让它们按照正确的协调与比例运转，作为这种协同秩序的产物，他造就出真正的幸福。

当其在你心中有了这么迷人的目标时，为达此目标所必需的劳作与关注还会是沉重难堪的吗？要知道，正是劳动本身构成了你追求的幸福的主要因素，任何不是靠辛勤努力而获得的享受，很快就会变得枯燥无聊、索然无味。请看那些勇敢的猎人们吧，他们离开温柔的卧榻，挣脱惺忪的睡意，当曙光女神还没有把她火焰般的大幕布满天空之际，就匆匆冲入了森林。他们听任那些使自己受到致命伤害的各种野兽留在家中，留在邻近的旷野之上，尽管这些野兽的肉味，堪称佳肴。勤劳者鄙视这种唾手可得的東西。他要搜寻一只活物，一只躲避他搜索、逃过他追踪、抗御他进犯的活野兽。在这种追猎中，他激发了心灵的每一种激情，动员起全身的每一个部分，因而他感到了休息的惬意，高兴地把这种快乐比作那引人入胜的劳动的快乐。

即使在追捕最无价值而又常常漏网的猎物时，生气勃勃的努力不也能给我们快乐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努力来从事陶冶心灵、节制情感、开拓理性这种更美好的工作呢？当我们感到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日益充满新的灿烂的光辉，难道不会更加快乐吗？要着手医治你自己的昏沉怠惰，事情

并不困难：你只需尝到一次诚实劳动的甜头就行了。要从事学会正确地评价每一桩事体，并不需要长期钻研。你只需比较一下心灵与肉体、德行与幸运、荣誉与快乐，哪怕比一次就够了。这样，你就会体会到勤勉的意义；这样，你就会认识到什么才是你努力的恰当目标。

从玫瑰床上你寻不到安眠，从美酒佳肴中你得不到快乐。你的怠惰会使人困乏，你的快乐将令人作呕。没有蒙受教诲的心灵会发现每一件可爱的事物都那么无聊可厌；还在你那满是邪恶怪癖的身体苦于恶病缠身之前，你身上比较高贵的部分就会感到毒素的侵蚀，你会徒劳地寻求新鲜刺激以重新麻醉自己，但这仍然只能更加重那不可救药的悲哀。

我用不着告诉你，倘若你一味追求快乐，只会越来越承受运气和偶然性的摆布，屈从于外物的支配，这样，一件不测之事就可能突然夺走你的一切。我可以假定你福星高照，命运赐予你安享富贵荣华。我要向你证明的是，即使在你最奢侈的享乐中，你也并不幸福；另外，生活过于放纵，你就无法享受命运允许你所有的快乐。

但确切无疑的是，运气的捉摸不定是一件不容无视或忽略的事情。幸福不可能存在于没有安全的地方，而安全也不可能有听凭运气主宰的余地。即使反复无常的神明并不向你勃发怒气，但是它的恐怖依然会折磨你，让你寝食不宁、提心吊胆，在最美好的盛宴上也垂头丧气、沮丧万分。

智慧的殿堂座立在磐石之上，它高出一切争端的怒火，隔绝所有世俗的怨气。雷声滚滚，在它脚下轰鸣；对于那些狠毒残暴的人间凶器，它是高不可及。贤哲呼吸着清澈的空气，怀着欣慰而怜悯的心情，俯视着芸芸众生：这些充满谬见的人们，正盲目地探寻着人生的真正道路，为了真正的幸运而追求着财富、地位、名誉或权力。贤哲看到，大多数人在他们盲目推崇的愿望前陷入了失望：有些人悲叹于曾经一度占有了他们意欲的对象被多忌的命运夺走；

所有的人都在抱怨,即使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或是他们骚乱的心灵的热望得到安慰,它们也终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

然而,这是不是说贤哲就总是保持着这种哲学的冷漠,满足于悲悼人类的苦难而从不使自己致力于解除他们的不幸呢?这是不是说他就永是滥用这种严肃的智慧,以清高自命,自以为超脱于人类的灾祸,事实上却冷酷麻木而对人类与社会的利益漠不关心呢?不,他懂得,在这种阴郁的冷漠中,既没有真正的智慧,也没有真正的幸福。对社会深沉的爱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无法压下这种那么美好、那么自然、那么善良的倾向。甚至当他沉浸于泪水之中,悲叹于他的同胞、家国和友人的苦难,无力挽救而只能用同情给以慰藉之时,他仍然豁达大度,胸襟宽广,超乎这种纵情悲苦而镇定如常。这种人道的情感是那么动人,它们照亮了每一张愁苦的脸庞,就像那照射在阴云与密雨之上的红日给它们染上了自然界中最辉煌的色彩一样。

但是,并非只有在这里,社会美德才显示了它们的精神。不论你把它们与什么相混合,它们都依然能占据上风。正像悲哀困苦压制不住,同样,肉体的欢乐也掩盖不了。无论恋爱的快乐是何等销魂,它不能消除同情与仁爱的宽厚情感。它们最重要的感染力正是源于这种仁慈的感情;而当那些享乐单独出现时,只能使那不幸的心灵深感困倦无聊。请看这位快活的浪荡子弟,他宣称除了美酒佳肴,他瞧不起其他一切享受。如果我们把他与同伴分开,就像把一颗火星在趁它尚未投向大火之前与火焰分开,那么,他的敏捷快活顿时便会消失;虽然各种山珍海味环绕四周,但是他会讨厌这种华美的筵席,而宁肯去从事最抽象的研读与思辨,感到更为可心适意。

然而,一旦这种社会的激情摆脱了尘世的万物,本身与善良的情感联在一起,从而激励我们去从事那些高尚美好的行动,那么它们就提供了最为令人心旷神怡的快乐,或者是在上帝和人的眼中

显现出最为荣光的风采。正好像协调的色彩能靠它们谐和的匹配而交相辉映、倍显光辉,人心中的高贵情感也是如此。看一看父母的仁爱之心中大自然的伟大成就吧!当一个人为其子孙的幸运和德行而满怀欢欣的时候,当一个人甘冒最可怕、最巨大的危险而支持他的子孙的时候,什么样自私的情感、什么样感官的快乐能与之相比?

在继续使仁慈的情感升华的过程中,你还会加倍赞美它灿烂的光荣。在心灵的和谐中,在相互尊重和感谢的友谊中,有着多么美妙的魅力啊!在帮助不幸者时,在安慰忧伤者时,在教育堕落者时,在中止残酷的命运或无情的人们对善行与德行的侮辱行为时,能得到多么大的满足啊!然而,当我们通过美德的示范或明哲的劝诫,使我们的同胞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感、改造自己的劣行、征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最凶恶的敌人,因而战胜了罪恶,一如它战胜了悲苦,那种快乐又该是怎样的更加崇高啊!

但是,这些目标仍是太受人类心灵的局限了。人心来自天上,它自夸为是最神圣的,具有最广大的仁爱,并且把它的注意力超越它的亲朋故旧,而把它慈爱的愿望扩展到最遥远的后世子孙。它把自由和法律看作人类幸福的源泉,并积极地保卫它们,坚持它们。当我们为了公众的幸福而蔑视辛劳、危险和死亡时,当我们为了国家的利益献出生命从而使生命变得崇高时,辛劳、危险、还有死亡本身,便都会显得美好而动人。这样的人是幸福的,慷慨的命运允许他把来自天性的东西献给美德,使那种不然就会被残酷的贫困夺走的东西成为了珍贵的礼物。

在真正的贤者和爱国者那里,凡是能表现人性或是能把会死的人提高到像神一样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最柔和的慈爱、最无畏的坚毅、最温厚的情感、对德性的最崇高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都成功地使他震颤的心房充满生气和力量。当一个人反省内心,发现那些最骚乱的激情都已经变为正确的、和谐的,发现各种刺耳

的杂音都已经从迷人的音乐中消失，那该是何等的欣慰！假如说沉思是如此可爱，即令就其单调的美而言；假如说它夺人心魄，即使当它最美好的形式对我们不相适合；那么，道德美的效果又必将如何？当它装饰我们自己的心灵，成为我们自己反思和努力的结果之时，它又将具有如何的影响？

但是，德行的酬劳在何处？我们常常为它付出了生命和幸福的代价，大自然又为这种如此重大的牺牲提供了什么作为报答？哦，大地之子啊，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位圣洁的女王的尊贵吗？当你们目睹她迷人的丰姿和纯正的光辉时，莫非还真的想要她一份嫁妆吗？不过我们要知道，大自然对人类的弱点一向是宽容谅解的。她从来不会让她宠幸的孩子一无所获，她为德行提供了最丰富的嫁妆；然而她小心提防，免得让利益的诱惑引起那些求爱者的兴趣，而这些求爱者对如此神圣超绝的美的朴素的价值其实是漠不关心的。大自然非常聪明，她所提供的嫁妆只有在那些业已热爱德性、心向往之的人们眼中才具有吸引力。荣誉就是德行的嫁妆，就是正当辛劳的甘美报酬，就是加于廉洁无私的爱国者那思虑深重的头上或是胜利的勇士那饱历风霜的面庞之上的胜利桂冠。有德之士靠着这种无比崇高的奖赏的提携，蔑视一切享乐的诱惑和一切危险的恐吓。当他想到死亡仅只能支配他的一部分时，就连死亡本身也失去了它的恐怖。不论是死亡还是时间，不论是自然力量的强暴还是人事升沉的无定，他确信在一切人之中他会享有不朽的名声。

一定有一个支配宇宙的存在者，他用无限的智慧和力量，使互不调和的因素纳入正义的秩序和比例。且让那些好思辨的人们去争论吧，去争论这位仁慈的存在者究竟把他的关注扩展到多远的地方，去争论他为了给德性以正确的酬劳并让德性获得全胜，是否让我们在死后还继续存在。有德之士无需对这些暧昧的问题作任何抉择，他满意于万物的最高主宰向他指明的那些嫁妆。他无比

感激地收下为他备下的进一步的酬赏;然而如果遭受了挫折,他并不认为美德就只是徒具虚名;相反,他正是把美德视为自己的报偿,他欣喜地感受到造物主的宽宏大量,因为是造物主让他得以生存,并赋予了他这样的机会,从而学会了极为宝贵的一种自制。

人性的高贵与卑劣

在学术界里有些派别是隐秘地形成的，这同政治派别的形成相似；这些学派虽然有时同主张别种看法的人并不公开冲突，却把他们的思想方式扭到另一方向。这类学派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对人性高贵问题有不同感受，把自己学说建立在这些不同感受之上的派别；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划分了有史以来直到如今的哲学家、诗人和神学家。有些人把我们人类捧到天上，把人描绘成半神半人的东西，说人类源出于上天，在世代相传中仍然保留着明显的印记。另一些人则坚持主张人性愚昧，认为人类除了虚夸就没什么优于别的动物之处，他们对人类所能感受到的只是非常可鄙而已。如果一位作家具有修辞和雄辩的才华，通常他参加前者的行列；要是他的才华在于讽刺和嘲笑，他就自然地投身于另一极端。

我不认为所有贬低我们人类的人都是美德的敌人，也不认为他们在揭露他们同胞的缺点时都怀有恶意。相反，我意识到某种道德上的敏锐感觉，尤其在伴随着爱发脾气的性格时，是很容易使一个人对世界抱嫌恶态度的，也很容易使他们对通常的种种人世经历产生过多的愤愤不平。不过尽管如此，我还得承认，那些倾向于喜爱人类的人的感受，比起告诉我们人性卑不足道的相反看法，对于美德要更为有益。如果一个人对他生就的地位和品质预先有一种高度的评价，他就会自然地努力用行动去达到它，会责备做卑劣或罪恶的事情，认为这会使他堕落，达不到他在想像中为自己设定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全部礼仪和流行的道德学说都坚持这种看法，都致力于说明罪恶是人所不屑为的，它本身就是可憎的。

我们发现,很少有什么争论不是由于表述上的某种含糊其辞引起;而我现在要讨论的关于人性是高贵还是卑劣的问题,看来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所以,在这个争辩中,考察一下什么是实际问题,什么只是词句之争,也许是值得的。

没有一个讲理的人能够否认在长处和短处、善与恶、智和愚之间有自然的区别;可是我们在用赞许之词或指责之词来指称它们的时候,通常起作用的主要是靠比较,而不是靠事物性质中某些固定不变的标准,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与之相似,每个人都承认数量、广延和大小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在我说某个动物是大的或是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把这个动物同与它同种类的其他个体作了比较;正是这种比较决定了我们关于它的大小的判断。要是一条狗和一匹马同样大小,我们就会称赞这条狗真大,会说这匹马太小。所以如果我现在来讨论什么问题,我就总得想想争辩的主题是不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如果是,就得想想争论者拿来比较的对象是完全相同的,还是在谈些彼此大不相同的东西。

我们在形成关于人性的见解时,喜欢把人和动物作对比,这样我们就意识到人是惟一赋有思想的生物。这种比较,确实是对人有利。一方面,我们看到有的人思想不受任何地点和时间上狭隘范围的限制,他的探寻达到了地球上最遥远的区域,甚至超出地球达到行星和各种天体。他回过头来思考最初的原始状态,至少是人类历史的起源;向前,他的眼光看到他自己所作所为对后世的影响,并能对千年后的人类面貌作出推断。这种人,他对原因与后果的追寻达到了巨大范围和极其错综复杂的程度;能从特殊现象中抽取一般原理,改进自己的发现、发明;能纠正自己的错误;能从自己的失误中获益。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与此完全相反的人。他的观察和推理局限在周围少数感官对象上;没有求知欲,没有远见;靠本能盲目行动,在很短时间里就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地步,此外决不能再向前迈进一步。这些人之间的差别是多么

大啊！我们必须在同后一种人作对比时赞许前一种人，这样才能提高对人性的见解。

为了否定这个结论，通常可以使用两种办法：第一，把情况描绘得很不美妙，坚持认为人性软弱有毛病；第二，在人和最完善的智慧之间作一种新的神秘的对比。在人的各种卓越才能里，有一种是他能超出自己的经验来形成一个关于完美的观念；在他的关于智慧与美德的概念里，他可以不受限制。他能够容易地拔高他的看法，想像出有一种全知存在，如果把自己的知识拿来同它比较，就显出是非常不值一提的东西；在它面前，人的智慧和动物的聪敏之间的区别也就显得微不足道，在某种意义上归于消失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同意如下一点，就是人类理智同完美智慧之间有无限的距离，那么我们在作出这种比较时就该懂得，在我们的感受能力本来没有多少真实区别可言的地方，我们就不去争论什么了。人对全知非常无知，即使他自己有了关于全知的观念也无法认识什么是全知，这种无知超过了动物对人类的无知；但是动物同人之间的差别毕竟是很大的，只有在把这种差别拿来同前一种差别对比时才能使它显得微不足道。

人们通常也把一个人同另外的人加以对比，发现我们能称作有智慧的或有美德的人为数很少，这样我们就容易接受关于人类可鄙的一般看法。这种推理方法是谬误的。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发现人们称之为智慧与美德的那些美名，其实指的并不是各种具体水平的智慧与美德的性质，而是全部都来自我们对某个人同其他人的比较。当我们发现某人达到了很不寻常的高度智慧时，就誉之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说什么世上有智慧的人很少，实际上并没有说出什么东西来，因为他们享有这种美名只不过是源于他们罕见。如果人类中最低下的也像西塞罗或培根伯爵那样有智慧，我们还是有理说智慧的人很少。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关于智慧的看法，不会对才能上

并不特别突出的任何人给予某种特殊的尊敬。与之类似,我还听到人们不假思索地说,他们观察到有少数女人是美丽的,因为比起其他女人缺乏这种美。他们没有想想把“美丽的”这个性质形容词仅仅用在具有某种程度的美的女人身上是否合适,实际上女人都有某种程度的美,但是我们只把这个词用在少数女人身上。一个女人的某种程度的美,会被人们称之为丑;可是对于某一个男子来说,她被看作是个真正的美人。

正如我们在形成某种关于人类的见解时,通常是把人类同高于或低于他的物种加以比较,或是在人类之中把各个人加以比较,所以我们对人性中的不同动机或推动原则也常常进行比较,以便规范我们对于它们的判断。这确实是惟一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种比较,它决定着这里所讨论的问题的一切方面。如果我们的自私和恶劣的动机过分凌驾于我们的社会动机和道德动机之上,就像某些指示家所断言的那样,那我们无疑就得承认人性是卑劣的这种结论。

在所有这类争论中,词句之争真是太多了。如果有人否认一个国家或集体里所有的公共精神和感情的诚挚性质,我对他这种想法是怎么回事真感到不可思议。或许他从来不曾以清楚明白的方式感受到这种诚挚精神,因而无法消除他对这种诚挚的力量和真实性的怀疑。但是,除非他进而否认任何不掺杂自利自爱成分的私人友谊能够存在,那我就确信他不过是误用了言词,混淆了概念;因为任何人都可能自私或毋宁说是愚蠢到如此地步,使他分辨不出人们之间的差异,挑选不出他可以赞许和肯定的品质来。难道他连天使般的人(他自诩为这样的人)的友谊也无动于衷吗?难道他会把伤害和错误地对待他,同对他仁爱和加惠于他的人都等量齐观吗?不可能;他不知道他自己;他忘记了自己的内心活动;或者我们还不如说,他是在使用一种与别人不同的语言,说的不是这些词语本来所指的意义。还有,什么是你所说的自然感情